

他是「難搞」的總統 總給政府的人帶來「意外」

2025年2月1日，德國前總統霍斯特·克勒逝世。克勒的繼任者施泰因邁爾在給克勒遺孀的慰問信中稱讚克勒是「我們國家的幸運」。

時逢德國大選的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德國總理朔爾茨連續在社交媒體X和Instagram上發帖，稱「德國失去了一個終身為公正世界奮鬥的政治家」「他在任期間一直努力促進不同國家間的理解」。

一路逆襲

克勒出生在二戰戰火中的波蘭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當年，那個村莊被德國佔領者改名為更符合德語習慣的海登施泰因。

1945年，為了逃離戰亂，克勒一家人遷往德國。克勒的童年是在流離失所和不斷遷徙裡度過的，甚至有四年住難民營。最終，一家人在南德小城路德維希堡安頓下來。穩定的生活帶來了向上的動力，克勒參加了童子軍。

19歲高中畢業的前一年，克勒參加了法國總統戴高樂在路德維希堡城堡庭院向德國青年發表的演講活動。2年兵役後，他以預備役中尉身份退役，進入圖賓根埃伯哈德·卡爾斯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然後，他又用了八九年時間寫完博士論文。論文以通過技術進步解放工作為題，涉及貨幣改革。冥冥之中，這份研究也成為他日後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時的主要課題。

此後，克勒進入了對口行業工作，一路晉陞至聯邦財政部國務秘書，負責金融和貨幣關係。20世紀90年代，克勒先後作為西德和德國的代表深度參與了兩德統一談判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談判。德國統一所帶來的結構性劇變引發了東德經濟震盪和大規模失業，他參與了危機管理。在經濟專業知識之上，克勒也展現出了政治覺悟：在兩德統一的談判中，他力主在工資、養老金和儲蓄上將東西德馬克匯率設定為1比1，同時把西德包括養老金、健康和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展到東德。為此，克勒分別與東德領導人和西方盟國進行了多次磋商。儘管「只是」國務秘書，但他並不滿足於執行決定，而是主動參與了決策過程。

這些決策從專業經濟學角度看絕非沒有爭議。不少經濟學家批評，這導致日後東德的企業失去了競爭力，卻在政治上快速增強了東德人的信心。克勒與國際金融機構的聯繫，又有助於確保德國統一得到國際社會，



尤其是西方盟國和歐洲貨幣體系的接受。《每日鏡報》主編馬羅爾特評價稱，作為國務秘書的克勒在德國貨幣、經濟和社會統一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國際層面，克勒曾與俄羅斯協商支付數十億美元的款項，以換取蘇聯時期的駐德軍隊從德國撤出。他還監管了德國對1991年海灣戰爭的財政援助，向美國支付約120億德國馬克。此時他已加入基民盟，深得時任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信任，並作為總理幕僚和私人代表，連續四年籌備了分別在休斯敦、倫敦、慕尼黑和東京舉行的七國集團經濟峰會。

經濟能力加上政治頭腦，讓克勒也受到黨外人士的肯定，並助他走上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高峰：2000年，在時任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推薦下，克勒被任命為IMF總裁。原本推薦的人選遭到美國政府拒絕後，施羅德向同為社民黨人的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尋求建議，後者推薦了克勒，因為他「在世界享有公眾聲譽」的同時也被美國接受。克勒上任後的第一樁活動，就是討論通過IMF、世界銀行和國家貸款機構減輕最貧窮發展中國家債務的可行性。

放下狹隘

2004年3月4日，默克爾聯合埃德蒙·施托依伯和古依多·威斯特維勒提名克勒為5月23日聯邦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三個帶頭提名的人分別來自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克勒隨即辭去IMF總裁職務。對這個提名，公眾的反應並不一致：商界一致支持，但其他圈子則對一個幾乎只是在商界出現的形象感到心裡沒底，還有一些人則認為這反而是個優點，因為這可能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不完全通過政治活動獲得身份的總統。

儘管克勒是被施羅德送上IMF總裁之位的，但他的總統提名卻被反對派利用，來指出當時的施羅德政府所面臨的經濟弱點。21世紀初的德國面臨著經濟危機和改革壓力：超過400萬人失業，經濟增長疲軟，國債導致預算形勢緊張。施羅德通過「哈茨IV改革」和「2010議程」來進行改革，但改革措施也促使了社會緊張加劇。

克勒在經濟上的專業性，是對施羅德政府經濟問題的無聲攻擊。作為IMF總裁，他還有遍及全球的關係網絡和豐富的危機管理經驗。這對於聯邦總統辦公室來說並不尋常，因為這裡依照慣例是更多地講國內政治形象而不是國際經濟知識。儘管在2002年競選總理中失敗，施托依伯還是有影響力且資產豐厚，因此很多人以為反對派的人選會是一個類似於他本人的「典型」基社盟成員或「傳統政治精英」。但默克爾偏偏提名了一位專業人士，一舉加強了個人的領導力，團結了反對派，同時對外展現出一個現代、專業且國際化的德國形象。最令施羅德有苦說不出的是：克勒這個人才，當年還是他親手送上國際舞台的。

通過這次對克勒的提名，默克爾也初步顯露出她本人日後掌政時頻頻施展的一種嫺熟政治技巧：放下狹隘的政黨政治屬性。

靈魂拷問

職業政治家的工作環境，並沒讓克勒學會多少「油膩」和圓滑。他沒有按照很多人對總統這個角色所期待的那樣滿足於做一個「權力象徵的老好人」，而是喜歡參與到日常政治中。儘管總統角色受憲法限制，克勒卻經常在時政話題上表明立場，時不時地惹惱各黨派的政治人士。但作為聯邦總統的克勒卻成了當時德國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之一。在《明鏡週刊》2005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他的支持率明顯高於時任總理施羅德和反對黨領袖默克爾。

克勒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曾推舉過自己的人。「哈茨IV改革」和「2010議程」的主要措施包括合併失業福利和社會福利，削減福利數額，釋放二級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市場「去官僚化」。這招致大量批評，數百萬萬人認為就業更不穩定，低工資部門不斷擴大，擔心自己處於不利地位。他們以「在業窮人」自稱，害怕社會地位下降。

在總統就職典禮的演講中，克勒就毫不客氣地提出靈魂拷問：「是經濟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經濟服務？」作為一個曾經的經濟專業人士，他在此表達的是，對靈活度和競爭力的關注不能以犧牲社會公正為代價；經濟成就是真的惠及普通民眾，還是僅僅方便了經濟精英？此言一出，很多人視他為良知捍衛者，但政界卻普遍不快。施羅德領導的社民黨認為，克勒的言論是對改革的攻擊，而基民盟也感到惱火，認為他用這些言論來自我標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國家出台了緊縮措施，以限制公共債務，頒布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銀行救助計劃以防止金融體系崩潰。克勒又公開呼籲「馴服金融資本和金融市場」，減少對大型企業的依賴。他從經濟專業的角度提出：對內規範金融資本和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包括對銀行、對沖基金和評級機構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對政府無法控制的「影子銀行」和表外金融交易進行監管；降低投機泡沫的風險。對外建立新國際金融秩序，包括強化IMF等國際機

構，但進行改革，使其更民主化，減少工業大國的主導地位；設置國際金融交易稅以遏制投機交易；防止單邊國家措施。在許多討論裡，他更直指某些經濟措施與銀行集團的遊說脫不了干係，這使很多行業從業者非常惱怒。

其實，克勒的很多建言都源於他的經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克勒在印度尼西亞度過了一段時間。在成為IMF總裁後，他引用那段經歷來反思這個組織的管理風格，指出這種管理風格侵入性過重並太過注重細節。這樣的習慣，在他成為國家領導人後也沒有改變。

在外交方面，克勒重視推動全球化和可靠規則的建立，尤其是與非洲的夥伴關係。在任內，他曾多次前往非洲。2004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他就指出非洲的命運關係到人性，表示「誠實而慷慨地參與非洲事務」也是歐洲的自我尊重。隨後，他創立了「非洲夥伴關係」和「平視對話」的倡議。在為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頒發第九屆魏爾海姆文學獎時，克勒通過批評非洲在歐洲的形象反思了殖民主義的思維模式，指出歐洲總是把非洲描繪成一個充滿危機和災難的大陸，教科書裡充斥著陳詞濫調。

在任命了第二屆默克爾內閣的次年春天，克勒就與默克爾領導下的「黑黃組合」政府保持了距離。他公開表示不滿，稱民眾期待「積極的政府」。這同樣是出於經濟專業角度，他認為沒有減稅的餘地，也不迴避批評政府的《增長加速法案》：「就好像是國家可以永遠、永遠確保快速增長一樣。」

「難搞」的總統

克勒在經濟領域的專業性是他被推選為總統的重要因素，但「過於耿直」也直接觸發了他總統生涯的結束。

2010年5月底，德國聯邦國防軍部隊訪問阿富汗後，克勒在返程航班上接受了德國文化廣播電台的採訪。記者提問稱，現有的阿富汗行動模式是否足夠，畢竟德國現在參與了戰爭，是否需要對這場武裝衝突做出明確的承諾，或者需要一種新的政治話語。克勒回答：「我們在那裡作戰也是為了德國的安全，我們是根據聯合國的授權和決議與盟國及其他國家結盟作戰的。不過，我的觀察是，總體而言，我們正在逐步讓社會認識到，像我們這樣一個以外貿為導向，因此也依賴外貿的國家也必須知道，在有疑問的情況下，在緊急情況下，也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利益，例如自由貿易路線，例如防止整個地區的不穩定，因為這肯定會以貿易、就業和收入的方式對我們產生負面影響……可以說，還會有人死亡。不僅會有士兵死亡，也可能會有文職重建人員因意外事故死亡……即使付出這樣的代價，最終也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彷彿一杯冷水潑入燒熱的油鍋，一下就辟里啪啦炸開了。會議裡，有人稱克勒的表態「具有誤導性」，有人認為這「不是一個令人愉悅的表述」，有人說這是「極端立場」，還有人認為這「非常危險」。時任國防部長古滕貝格趕緊「找補」：阿富汗任務本身並非基於經濟利益，而是聯合國為打擊恐怖主義和穩定地區局勢而賦予的使命，不過經濟利益與安全政策「可以聯繫在一起」。綠黨黨領袖將克勒的言論與歷史上的炮艦政治相提並論。左黨黨領袖則辛辣指出克勒只不過是瞎說了句大實話：「我們（左黨）一直在說，這與什麼讓孩子上學（指價值觀）沒關係，阿富汗戰爭背後就是經濟原因。」

克勒的新聞發言人發表聲明稱，他的言論與德國政府2006年《聯邦國防軍白皮書》措辭一致，與包括歐洲理事會2003年《歐洲安全戰略》和聯盟黨議會黨團2008年《德國安全戰略》在內的政治文件均有一致性。但這一次解釋沒起到緩和輿論的效果，批評的聲浪沒有平息。

回到了臥室呢，菲妮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務似的，人一放鬆，便很快地睡著了。

第六章 愛如潮水去，整裝下南洋

新的一天開始了，但睡意，仍像無所不在的空氣一樣，瀰漫了整個房間，並向她襲來，又是哈欠連連，且哈出了眼淚，還不由自主地盈滿了眼眶；這惱人的春暈，說是人的氣血不足所致。雲姨說，這是娘胎裡帶來的，無藥可吃；一向很排斥吃藥的菲妮，也就聽之任之了；又打了幾個哈欠，便倒頭又睡著了。

夜幕來臨，菲妮還睡意濃濃，直到晉瑤的不期而至才精神過來。一看掛鐘，已是晚上七點多了。晉瑤說，她已吃過晚餐。菲妮請她稍等，便去喝了碗地瓜粥，折回房時，卻見她在草稿紙上寫了好幾遍的何翠麗，然後在上面打了叉；便不解其意地問道：「為何打叉何翠麗？」只見她滿臉見氣，神情懊惱，但一本正經地說：「吹了陳德利！」菲妮用手摸了摸她的前額，看看是否因發燒而說了胡話，她則一把抓住了菲妮的手腕，憂鬱的兩眼對著疑惑的兩眼，一字一頓地又說了一遍：「吹了陳德利！」這樣認真的說著實讓菲妮詫愕了好一會兒才緩過神來說道：「別開玩笑，才兩天的時間，還沉浸在找到好歸屬的喜悅之中，便來了個嘎然而止；不會是信口雌黃糊弄人吧？」話音一落，只見她表情認真而嚴肅地說：「沒騙你的，真的是吹了。並徵得父母的同意，打電話給他，讓他別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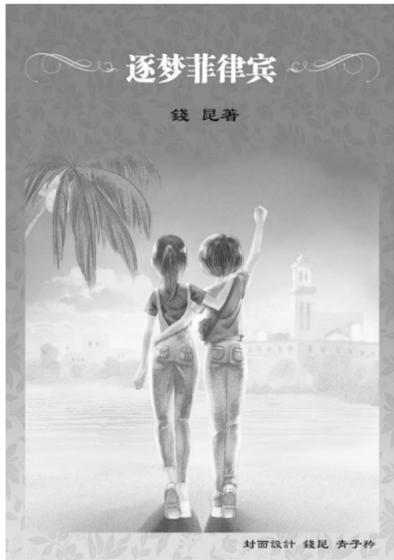
「為什麼？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呢，讓你的臉變得比翻書還快呢？」

「你還記得我們科室裡的那個何翠麗嗎？」

「怎不記得，嘴尖牙利，整日裡嘖嘖呱呱地說個不停。小學四年級還是同班同學，她是一個走到那便廣播到那的人，我們給她起了一個「三八」的綽號。後來到了你們行裡，還與你同一個科室，這是你告訴我的，她仍是本性難移，自詡是科室裡的新聞發言人。」

「陳德利是她的前男友！」

「哇，真是邪門！泉州那麼大，他談誰不行偏偏就同何翠麗談上，還成了她的前男友！」



「早聽「三八」說了，他吹了一個180釐米的男友，但沒想到他是陳德利，呸，噁心死了！怎麼能談一個她吹掉的人。豈不掉價？」

菲妮知道何翠麗是個說別人更說自己，還什麼事都攤在陽光下的人，口無遮攔，而黃家人則是那種捂著掖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典型人家。他們總是營造出讓人很是羨慕的家庭氛圍來，特別是晉瑤，更是個愛情至上，生活潔癖的人。看來，同陳德利恐怕是真的沒戲了。她是那麼的瞧不起何翠麗，連正眼都懶得去看她，平時對她總是愛理不搭的，今次初戀，竟然獻給了一個她看了就煩的人的前男友，這真是讓她氣炸肺的事！因此，當菲妮問她是否瞭解一下是女吹男，還是男吹女時，她也不想地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地說道：「不管是誰吹誰，一定要斷了同陳德利談的念頭！」她擲地有聲的話讓菲妮感到真的是沒戲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此事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也是不能接受的，菲妮不禁想起了她讀大學的那陣子，買了件很合身又中意的外衣，正在怡然自得的時候，同宿舍的何婷來告訴她說——剛才在食堂看到了那個分菜舀湯的阿姨也穿了件同你一模一樣的衣服，便二話不說地脫了下來，從此不再穿了。一件衣服都尚且如此，何況是人呢。

(〇三四)

錢昆歐遊打油詩

《晚餐》粉絲

《晚餐》粉絲沒法擋，
交費參團得觀賞。
十五分鐘見真跡，
心滿意足精神爽。

